

時報書系 223

雨季中的鳳凰花

古蒙仁／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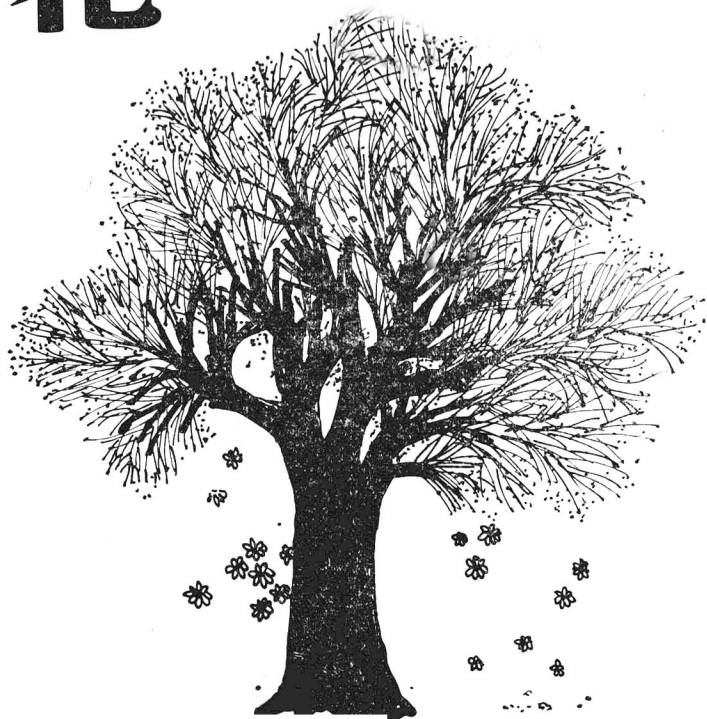
封面題字／何懷碩 ● 封面設計／林崇漢



時報書系 223

雨季中的 鳳凰花

■ 古蒙仁著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時報書系 ②③

雨季中的鳳凰花

著者 古蒙仁

發行人 儲京之

出版者 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大理街一三二號

電話 三〇六八四二

郵政劃撥 一〇三八五四

印刷 文群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萬大路七一巷二四號

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二月十日

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三四號

定價新台幣六十五元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調換

鯪仔與金魚族

白先勇

讀古蒙仁的小說

第一次讀到古蒙仁的作品是他那篇發表在中時海外週刊上的報導文學「破碎了的淘金夢」，當時印象深刻，因為這篇文章除了翔實報導金瓜石礦村的歷史外，作者還能藉優美的文字，將這個小鎮昔盛今衰一種滄桑沒落的感覺，鮮明的烘托出來。去年中國時報報導文學推薦獎，古蒙仁以「黑色的部落」一文獲選。這篇描述秀巒村泰雅族部落生活興衰史的作品，更能代表古蒙仁的文字風格：浪漫兼寫實。

「基那衣番終於被討平了，李棟山上殘留下來的古堡却挺立迄今。昔日的硝煙烽火，如今是那邊壯麗的晚霞；古戰場上的纍纍屍身，轉眼又是一片萋萋的野草，戰時的古堡都已經蒼老不堪了。今日的泰雅人，仰視那塊祖先的白骨堆成的巨碑時，他們又會如何想呢？那必然是一座無所置疑的聖山吧！那殘堡必也是一座最牢固的精神堡壘了。」

右邊引自「黑色的部落」第三節「李棟山」結尾一段。本節追述民國二年基那衣番山胞勇猛抵抗日軍，浴血李棟山的悲壯歷史。有紮實的歷史地理寫實架構，而文字敘述的基調，却富有譎麗濃稠的色彩，這種抒情格

調，在古蒙仁的小說語言裡，——尤其是他早期作品——是一大特色。古蒙仁出身輔仁大學中文系，他在「夢幻騎士」小說集自序中自稱相當重視文字技巧，對於語言文字的錘鍊鑄造，從來不敢掉以輕心。並承認曾受陳映真的影響，不斷追尋美感的，稠密的詩質語言。這本小說集，確實看得出文字風格深受陳映真早期小說的薰陶，舒緩的調子，配上悵鬱的色彩，有些地方不免露出模倣痕跡。「夢幻騎士」的題材，以愛情的各種變貌為主，雖然浪漫色調濃厚，但因作者苦心經營，筆觸細緻，有幾篇頗為可觀。其中最早的第二篇「紅蜻蜓」，寫一對兒時伴侶，成年後重逢的惆悵，輕重恰到好處。最後兩篇「旅店」及「碧岳村遺事」，男女主角由憐憫而發生性愛，亦相當動人。

古蒙仁畢業後服兵役，到過金門並踏遍本島及外島大部份陌生的土地，軍旅生涯，使他在老兵、老士官額上的皺紋及白髮上，看到了人生堅忍悲壯的另一面。退伍後，服務報業，至各地採訪，寫下了一連串的報導文學，由此深入民間，視界開闊，對人生的觀察及體驗遂臻成熟。「雨季中的鳳凰花」，便是古蒙仁寫作生涯晉入第二階段後的作品。

據鍾國仁的訪問「鳳凰花開的季節」，古蒙仁自述這篇小說前後經營將近兩年，花了不少心思，而且有相當自傳性質，全文長達六萬五千字，具有中篇幅度。題材是平實的臺灣農村生活面貌，南臺灣一戶養鰻農家，因為父親遭到車禍，小兒子恰逢應召入伍，全家人幾臨絕境，但正由於家庭變故，反而激發了家庭中各份子守望相助的人倫之愛，終於共同渡過難關，各人對人生都加深了一層體認。小兒子遽然成長，大兒子浪子回頭，老父親更表現了中國農人互古以來擔負苦難堅忍不拔的精神。在這篇小說中，作者的基本態度是樂觀的，對人生及人性加以肯定——這樣的故事題材其實並不好寫，古蒙仁能做到平凡而不落俗套，真情畢露，而不至於感傷，甚為難得。

我想這篇小說的成功因素有幾點：第一是人物真實。樹仔叔一家人，大概在臺灣每個農村裡都可以遇到。作者創造他的小說人物，表現了相當的了解與同情。他沒有隱瞞他們的弱點，也沒有誇大他們的德性，寫出了一羣有血有肉的真實人物，父子兄弟之間的複雜關係，刻劃得體。尤其是建雄建智手足情深，寫得最爲生動。其次是古蒙仁描寫臺灣農村景色，文字精確：

「圳防上依舊是那片青鬱的野草，落了這陣雨，野草更是茂茂密密地在四處怒長着，爬滿了整條圳防。草叢下，隱隱約約閃動着圳水凶險的波光。樹仔嬌走走停停，也走到了水堰上。她高高地站在那裡，迫不急待地朝南望去，那四分地的鰻魚池一下子映入了她的眼底。而尤令她驚訝的是門口那株老邁不堪的鳳凰木，竟開滿了艷紅的鳳凰花，在濛濛的雨中，很慌目地燃燒着。」

這是小說開始第一章「梅雨時節」中的一段，有田園詩式的抒情格調，但已脫離古蒙仁早期小說中雕琢的痕跡，平隱自然，樹立了自己獨特的風格。作爲象徵生命活力的那棵鳳凰樹一直紅艷艷的燃燒下去，迸發出生命的火花。

近年來臺灣小說描寫鄉土人情，蔚爲風尚。或批判農村生活不合理的制度，如宋澤萊的「打牛浦村」，或歌頌農人克服苦難的悲壯精神，如古蒙仁的「雨季中的鳳凰花」，但不管是批判或歌頌，這些作者的基本態度都是積極樂觀的。跟三十年代中國作家描寫中國農村破產，農人生活絕望悲觀，迥然不同。與大陸逃港作家描寫大陸文革期間下放農村悲慘無望的生涯也大異其趣。無怪乎「廣闊天地」的作者虞雪說，她讀到臺灣小說中描寫的農村生活，美好得令人難以相信。當然，臺灣的農村問題還相當嚴重：農人收入只有非農業者的百分之六十八。農村人口老化等等。但臺灣作家描寫到臺灣農村，表現出的一份鄉土熱愛，却是臺灣小說的一大特色。

如果「雨季中的鳳凰花」是對臺灣農村田園詩式的禮讚，「金魚族的末日」則是古蒙仁對臺北都市暴發戶工商文化的批評。這篇小說是古蒙仁「苦苓湖四部曲」之二，其實是「雨季中的鳳凰花」的續集。故事發生若干年後，建智服役完畢，離開農村到臺北就職，樹仔叔兩夫妻到臺北探親，遭到苦苓湖老友慶火的暴發戶兒子吳國卿的冷淡待遇，於是臺北一行，失望而歸。這篇小說，提出了七十年代遽變中臺灣社會的幾個問題。農業社會與工商社會價值的衝突。上一代與下一代之間的代溝問題。農村生活與都市生活的差異。古蒙仁巧妙的運用鰻仔與金魚象徵了農業文化與工商文化兩種不同價值取向。「雨季中的鳳凰花」，樹仔叔賴飼鰻爲生，鰻仔是樹仔叔生活的泉源，生命的意義。鰻仔使樹仔叔一家親和團圓，變成了全家人共同奮鬥的目標，激發了父子手足的親情。而吳國卿在臺北豪華住宅裡飼養的金魚，是暴發戶財富的炫耀，是從自然界移植到都市客廳中的裝飾品，它代表了利潤與物質性，在人際關係中產生了離心力，變成了慶火父子最後絕裂的導火線。

「金魚族的末日」古蒙仁雖然表面上衛護着重孝道重友情的農業社會，但暗地裡他也無奈的了解到人情淡薄的都市工商文化，將是未來臺灣社會變遷一股無法拒擋的洪流。「雨季中的鳳凰花」裡的純樸農村青年建智，在「金魚族的末日」中已經投入都市，不肯回頭做草地郎了。因爲他知道「臺灣將來必然要走上汽車的時代，汽車工業前途未可限量。」建智，代表了臺灣的下一代，臺灣的未來。臺灣即將來臨的「汽車時代」。小說結尾樹仔叔、樹仔嬸和慶火乘着遊覽車，與高彩烈的回到苦苓湖去，只有在那裡，這羣阿公阿婆才會感到自在、愜意，因爲他們代表了過去，代表了行將消逝的中國農業社會。

目錄

代序：**鯪仔與金魚族**

／白先勇 1

一：**雨季中的鳳凰花**

1

二：**金魚族的末日**

93

三：**故鄉之姝**

149

附錄一：**鳳凰花開的季節**

／鍾國仁 193

——訪第二屆「時報文學獎」推薦小說獎得主古蒙仁

附錄二：**用力開花**

／李男 203

——雨季中的鳳凰花讀後

雨季中的鳳凰花

一、梅雨時節

春寒甫過，一進入五月，季節性的變化就變得十分明顯了。尤其自那陣梅雨落下來了後，連續五、六天來，整天整夜便驟驟不止地落着。籠罩在這片蒼灰的雨中，天地間顯得陰陰晦晦地，這麼一幅慘澹陰鬱的色調，無端地叫人有些憂愁起來了。

呵！這雨水……

樹仔嬌下了客運車後，才發現那雨水原來並不小呢。剛剛在車子上，靠着玻璃窗一路往外望着，只覺得雨絲漫天地斜飄着。抬眼望過去，田野的盡頭就像罩著一團輕霧，濛濛地一片暗綠。誰知一下車，被雨水打着，竟有幾分冷冽的感覺。

她撐開傘，傘緣遮住了大半的視線，四下一片茫茫，只覺得雨水在無人的村道上紛紛地落着。雨中的苦荬湖，三三兩兩的紅瓦厝散在竹叢下，這個小小的村落，像是十分寂寞地了。

每趟回來，不知是否自己的心境已一再蒼老了，每睽別一段時日，苦荬湖看起來好像又蒼老了许多；如今逢上這陣蕭蕭的暮雨，更平添了一股說不出的淒苦之情了。她緊緊地挽着手中的小包袱，強忍着壓抑下胸口驟然湧起的一陣辛酸；錯開村道，往路邊草叢中的一條小徑走去。

走不到幾步，她又想起：落了這些天的雨，圳溝一定漲水了，圳防不知還能不能走？心裏儘管這麼想着，她還是繼續往前走。好壞總得試試看吧！總比在路上遇到村人要好得多了。最近幾趟回來，也不知是什麼心理，她就是不想遇到他們；一遇上了，他們免不了要問長問短。

——怎麼樣了，有沒有好一點？

——真是老歹命呀！老天那裏有眼。

——唉，唉……

爲了表示他們一致的關心吧！在千篇一律的問答之後，總會適時地嘆幾口氣。一遍又一遍地，她自己都覺得煩透了。

村人的善意與好心，她當然是感激地，但有時確實叫人心煩。也因此，有時她反而更能感覺出隱藏在這一切之後的虛偽和嘻謔了。眼不見爲淨，凡事能避的，就且避它一下吧！於是，她便儘可能地走圳防上的那條小徑。她要像圳底的流水一樣，靜悄悄地從村人的生活圈子外，不激起一絲漣漪地流過去。

小徑穿過幾畦菜圃，來到圳溝邊。圳溝是附近幾個鄉里灌溉的主要渠道，約莫丈餘寬，枯水期內，圳底總是堆滿了溝沙。如今下了這陣雨後，水勢特別汹涌，老遠就可以聽到那澎湃的水聲了。

樹仔嬌顛巍巍地站在圳邊，橫跨在圳溝上的那座小水泥橋，幾乎要被圳水淹沒了。混濁的水花滔滔地流着，叫她感到目眩。當年八七水災時，那座橋全被淹沒了，圳水沖潰了圳防，舉目一片汪洋；她還和幾個村人攀着橋邊檢木材呢。如今真不比往年囉！想起往年，真的只有嘆氣的份了。唉！唉！她佇立了片刻，終於下定決心地擦起裙裾，小心翼翼地跨上那座小小的水泥橋。

觀音菩薩保佑。當橋緣濺起來的水花撲上橋面時，她的兩腳差點就軟了。眼前出現千百個漩渦，在四面八方劇烈地旋轉；她的身子彷彿也跟着旋轉起來了。啊！她奮力地張大眼睛，跨上對岸的圳防時，竟冒出了一身的冷汗。

真是不中用了。她魂驚未定的望着橋底下滔滔的流水，更加深了心頭的那層辛酸。這條老命還不能丟哪！丟了，老頭子怎麼辦？沒有人服侍，他只好孤單地在病房裏渡他的殘生了。

可憐的大樹仔！一想起病榻上高高吊着的那隻腿，她就不忍心起來，彷彿刀在割着她地心一般。確實，自從兩個月前他在尾寮和人撞車後，整整兩個月來，她就沒有一刻清寧過。

人家都說大樹仔命大，昏迷了那麼久，送到臺南的醫院後，還是醒過來了。除了左邊的小腿斷了以外，其他的都只是皮肉上的擦傷。然而，然而為什麼非是大樹仔不可呢？那麼多騎摩托車的人，為什麼偏偏就撞上大樹仔呢？

她永遠記得號泣着衝進急救室，乍然看到手術台上那具血肉模糊的身體時的那一聲慘叫，因為後來她什麼都不清楚了。醒過來時，大樹仔已被送到病房裏；左腿高高地吊着，紮滿了一圈又一圈的綑帶。

那時還沒有上石膏，骨折的地方無法固定，每隔十幾二十幾分鐘，就要另換一個位置。夜裏更是三番兩次地被喚起來，藉着帳子外微弱的壁燈，頻頻地調整，以減除他那椎心的痛苦。每次聽着他的呻吟，她的心簡直

就像一片片被撕裂了；而她也只能在一旁乾着急罷了。那段日子，兩個人簡直沒有片刻好好地休息過；直到上了石膏後，情況才逐漸改善。除了清理大小便，買三餐，洗身子外，總算稍能喘口氣了。

在這些稍能喘氣的空間中，她又不可避免地要惦掛起家裏來了。兩個老的都出來了，家裏只剩下建智那孩子。一個十八歲大的孩子，既要料理家事，又要照顧那二分地的鰻仔池，叫她怎麼放得下心來？她原本就是善於操心焦慮的那種婦人，因此不管在醫院中是怎麼勞累，每隔一段時間，她總要搭上一個多鐘頭的車子，回去看看後再趕回來。偶而城裏的幾房親戚到醫院去照應，她便能在家里多呆個晚上，第二天才回臺南。這樣的兩頭跑，累雖然累，倒也習慣了；習慣了，反而一切都較能看開了。

命呀！這一切都是命……

清雲宮的清雲伯仔說得一點也沒錯。出事後不久，有一次她帶着建智去許願，抽了一隻籤，廟裏的人看了後說大樹仔今年遇上凶神，天狗吊客、血刃豹尾，是犯了天狗的煞，運途較歹，注定會有損傷身體血光之患。但好在逢到天解吉星，平時若能廣積善德，得清雲伯仔保佑的話，必能逢凶化吉，變災為福。當下她就許下三面金牌、三場大戲的宏願，以期給大樹仔補運。

如今一條老命總算是保住了，但緊接而來的問題似乎並不簡單，到底那隻腿是不是能復原呢？

醫院裏的主治醫師來看過幾回了，說是什麼開放性骨折，她當然是不懂的。但是從醫師嚴肅的臉上，也可以看出痊癒的機會是十分渺茫地。

——等開刀後，再看看吧！醫師說。

一聽到開刀，她便直覺地感到那必定比她所能想像到的還要嚴重多了。有幾次，她竟夢到大樹仔的左腿被鋸掉了。拄着一根拐杖，空蕩蕩的褲管在風中飄着，站在遠遠的曠野上淒涼地朝她笑。

啊！每次驚醒過來，她都急於找尋他的左腿，看到它依然那麼無助地高高吊着，才放下心來。她不敢想像鋸斷腿的大樹仔會是什麼樣子，但是如果這一天真的到臨時，她該怎麼辦？她殘忍地想着，彷彿又看到斷了腿的大樹仔，拄着拐杖，在雨中迎着她蹣跚地走來。

可憐的大樹仔！她抹抹眼角，竟抹下了一長串的淚水；那蹣跚的身影，也在模糊的淚眼中消失了。

圳防上依舊是那片青鬱的野草，落了這陣雨，野草更是茂茂密密地在四處怒長着，爬滿了整條圳防。草叢下，隱隱約約閃動着圳水凶險的波光。樹仔嬌走走停停地，也走到了水堰上。她高高地站在那裏，迫不急待地朝南望去，那二分地的鰻魚池一下子映入了她的眼底。而尤其令她驚訝的是門口那株老邁不堪的鳳凰木，竟開滿了艷紅的鳳凰花，在濛濛的雨景中，很慌目地燃燒着。

二、紅單子

下午的時間，一向是漫漫難挨的。建智午睡醒過來後，一時還不想動，便一直賴在床上發怔，透過床邊的一扇小窗，可以看到被雨水打皺的鰻仔池。水車是靜止地，靛綠的池面上也是靜止地。這週週的世界，全都在靜止中任由雨水靜靜地落着。

就那樣動也不動地躺着，躺着聽窗外的雨聲；方從午睡中甦醒過來的空茫意識裏，便一點一滴地注滿了霍霍不止的水響。建智不禁被雨景中那種淒涼的美感感動了，他緊緊地縮着身子，專注而又寂寞地沉耽在他小小的世界裏，便感到一種逃避之後的安定和庇蔭；就像那片幽暗的翳影，傾跌在他瘦長的身上。

但是，心裏爲何老是有那種惘惘然不安的感覺呢？爲何那些翳影，好像突然有了重量，且一寸寸地逼着他壓下來呢？他這才又過敏地感到右邊的眼皮在微微地跳動。他用盡了全身的力量，想使它們停止，它却愈跳愈猛了。每跳動一下，他便感到一陣絞裂的痛楚，全身的肌肉像要死過去般地痙攣着。

——是不是醫院裏的阿爸惡化了？

——還是，還是……

——呵……

就像從一場惡夢中突然驚醒過來似地，他抱緊心窩，猛喊了一聲，然後奮力地掙扎着坐起身子，汗水已經溼溼地濕了一身。

——又來了！

他失神地抹抹額際的汗水，猶有餘悸地望着四週的陰影。在那無人的時刻裏，只有廳堂的掛鐘傳來清晰的鐘擺聲。嘀嗒，嘀嗒。灰黯的瓦簷。時間嘀嗒嗒地流過那片沉靜的世界，流過那團古老的、幽深的翳影。他彷彿聽到一陣腳步聲，伴隨着那冷凜的、懾人的嘀嗒聲，一步步地自那團神秘的陰影後朝他走過來。

——就是那種東西……

他睜大了眼睛，全身在充滿戒備的亢奮情緒中顫抖着。他想起了那些漫漫的長夜，想起深夜裏的風聲和狗吠，想起在五燭光的小燈泡下那些陰暗的鬼魅。急促的煞車聲，喇叭的哀鳴，一陣震耳欲聾的撞擊聲。然後便是血，殷紅的鮮血，自那隻大腿噴灑出來，染紅了背後那片旋轉的天空。當一切暗下來後，他瞥見了那團陰影，那彷彿長了腳的陰影，正一步步地朝他走過來……

「誰！」

他像一隻受傷的野獸那麼無助地、恐懼地嗥叫着。

「砰——砰——」

這時突然傳來一陣敲門聲。建智感到全身的汗毛，在那瞬間全倒豎起來。死般的沉寂中，只聽到自己的心臟在猛烈地迸跳着。

「開門呀，建智仔！」

——是村幹事。

建智不自覺地吁了口氣。那個苦荬湖一帶出了名的大嗓門，有事沒事，最喜歡在放送台喇叭頭裏嚷來嚷去，吵得村子裏雞飛狗跳，大家都叫他「廣播電台」或「放送頭」。那高亢的叫嚷聲，平常日子裏聽起來儘管再怎麼刺耳，但此刻建智却像遇到救兵般地喜悅。他一跳而起，將門打開。

「在裏面孵雞蛋嗎？叫了老半天囉！」

村幹事將傘收攏起來，拂去肩上的幾粒雨水；然後跨進門檻，再小心地將他一個便便大腹擠進牆邊的一張藤椅上。

「怎麼樣？」他交疊着腿：「你老輩有沒有好一點？」

「聽說還要開刀。」

「怕要拖很久吧！」他沉吟着說：「你阿母什麼時候回來？」

「很難講，有空她就會回來。」

「這件事情可拖不得呀！」他搓着雙手，從後面的口袋裏掏出一張紅色的單子，「你看看，你的紅單子來了。」

「紅單子？」

建智渾身一震，連忙接在手中，整個人都傻住了。

「沒錯，上次複檢，你還是沒通過。」

「那，還要去當兵？」

「沒錯，你看，月底就要徵調了。」

建智慌忙地將手中的紅單子看了一遍。當他看到退伍日期六十九年六月那一欄時，兩泡熱淚驟然湧上來。一種遙遠地、蒼涼的感覺，鬱塞着整個心頭，他咽哽着喉嚨，好想大哭一場。

「別難過，建智仔。」村幹事搓着手說：「你的心情我很瞭解，也許，我們還能想想其他辦法。」

「沒辦法了，我早就知道會有這麼一天的，我早就有這種預感。」

「現在問題是你老的車禍住院，家裏沒人照應。你一走，這些鰻仔誰來養？問題是在這裏啊！」

「我一走，這些鰻仔只好送人了。」建智黯然地說：「不然，它們全會死翹翹。」

「也真是……」村幹事感嘆地搓着手：「好好的一個人，偏偏要在這個時候撞車，撞成那個樣子，天公伯仔那裏有眼哪！唉……」

「阿爸還不知道吧！」建智小心地問。

「除了你我之外，誰都不知道。」村幹事頓了一下：「但這種事能瞞多久呢？遲早他都要知道的。」

「阿爸知道了，就不能安心地養病了。」

村幹事不置可否地笑笑。他轉頭朝窗外望出去，鰻仔池上盡是一圈又一圈的漣漪，兩具水車，兀自在雨中寂寞地旋轉。

「聽說——」建智囁嚅了半天，壓低着聲音說：「把右手的食指第一節砍掉，就可以不必當兵，是真的嗎？」

「喂！少年仔！等等，你想坐牢了是不是？」村幹事正色地說：「你千萬別動這種歪腦筋，這可不是開玩笑的，捉到要辦人的哪！」

「我去了，」建智禁不住地嗚咽着：「阿爸就不能養病了。」

「是這樣沒有錯，但也犯不着這樣作踐自己啊！別的不說，你怎麼向你老的交待，嗯？」

建智在抽搦間，那兩泡眼淚再也忍不住地滑落了下來了。他整個人跌坐在藤椅上，木然地望着窗外輕輕飄落的雨絲。

「憨仔，你哭什麼？」村幹事笑着：「這種事讓我們大人來想辦法，你只要將鰻仔看好了就行了。」

村幹事說完，便欠着身子站起來。他挺着圓滾滾的肚子，站在建智的前面。

「幹事伯仔要走了嗎？」建智羞慚地抹去臉上的淚水。

「時間也不早了。」他看看錶：「原以為你阿母會回來，我看再等也一樣。」

「再坐一下，也許她就回來了。」

「哈哈——」村幹事苦笑了一下：「她若不回來，那我不要坐到明天了嗎？」

建智站起來，將門打開。狹窄的屋簷下，立時飄進幾絲雨水，涼涼地落在他的臉上。

「別急，建智仔，聽我最後講幾句話。」村幹事慢條斯里地揮着手中的雨傘：「俗語說得好：花無百日紅，人無千日好。你懂嗎？我們人活在世界上，這種事是免不了的，一世人或多少都會遇上幾次。所以你老的這樁事情，你也不要看得太嚴重，祇要忍一下，就會過去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剛發生的時候，都讓我們覺